

南窗偶記

方斌 著

写人间丑态直面人生

讴歌正义针砭弊端

钩沉史海寻幽探奇亦庄亦谐



花城出版社

BAO'AN WENYI CONGSHU

宝安文学艺术丛书

花城出版社

方斌 著

南窗偶记

方 斌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东 惠 阳 印 刷 厂 印 刷

(惠州市南坛西路 17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875 印张 1 插页 170,000 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360—2912—8

I·2484 定 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大道為常，乾坤為序；起者如形，成者
可追。中國人追求光明，追求富國，付出
了幾十代的时间，付出了難以估算的代價，
才換來今日之昌明繁盛。這個曾受著那
朝儀影的——歲時播，以大唐文化及天
下哪影的這人類歷史這程的東方決：。
文化古國必將在新世紀大潮中，蔚為繁榮，
智領風騷，再度輝煌。奔騰吧，滾滾流
去的黃河，長江，無阻吧，雙龍的東方
睡獅——

歲在戊寅仲夏 南島書主

目 录

满纸正气 一缕清风 (代序)	(1)
----------------------	------

忧患篇

称“王”说	(9)
叔本华随想	(12)
直谏与曲谏	(15)
说 癖	(18)
莫负平生父母恩	(20)
金钱·骨气·正气	(23)
勿以小恶掩大美	(25)
心 态	(28)
牛 赋	(31)
戴安娜之死的启迪	(34)
苟富贵，莫相忘	(37)
称名道姓话炎凉	(39)
焚书随想	(42)
儒商的困惑	(45)

南窗偶记

厚德载福	(48)
“名片”与“名骗”	(50)
“办法”与“法办”	(52)
旧 书	(55)
哀莫大于心死	(57)
先小人后君子	(60)
莫到琼楼最上层	(63)
糊涂难	(67)
孝子·总统·囚犯	(69)
钓 官	(71)
想起猴子的尾巴	(74)
人到中年万事忧	(76)
并非杞人忧天	(79)
“廉石”流芳	(82)
归来兮公德心	(84)
百年沧桑抒怀	(87)
假如给维纳斯安上手臂	(91)
时髦这玩意	(94)
皇帝也接吻	(97)

闲情篇

曾国藩的知人	(103)
读史不可不读野史	(105)
包立民的《百美图》	(108)

启功的谦虚	(111)
境界吃语	(113)
意志·毅力·信仰	(117)
学问深时意气平	(119)
王世镗和他的章草案	(122)
唯陈言之务去	(125)
简洁的学问	(128)
闲书闲读	(131)
偷闲即闲	(134)
书品与人品	(137)
漫话道家养生	(142)
翰墨缘	(146)
书斋	(149)
联语浅谈	(152)
茶事闲谈	(156)
名妓史话	(162)
阳 台	(169)
藏中三味	(172)
有福方读书	(175)
淡到极处味自浓	(177)
学书断想	(179)
书法欣赏漫谈	(184)
平常心是道	(187)
得宝而安	(190)

南窗偶记

秋风絮语	(194)
老庄垂钓记	(196)
山川掇英	(198)
趣联乱弹	(201)
姑妄听之	(203)
杂文贵“杂”	(205)
心如玉镜吐心声	(208)
南学的魅力	(211)

游乐篇

新安公园记	(217)
天都峰览胜	(220)
九寨沟赏水	(222)
今上井冈上	(224)
岳阳楼遐思	(227)
鬼城说“鬼”	(231)
小三峡记	(234)
鹏湾咏怀	(237)
文化传播者	(240)
后 记	(243)

满纸正气 一缕清风_(代序)

——方斌先生杂文随笔集《南窗偶记》读后

□ 陶 涛

我的朋友方斌先生擅长杂文随笔，是我近来读了他的《南窗偶记》中一系列文章后才突然发现的。尽管我们交往很久，但以前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醉心于书法艺术、书风独特、德艺俱佳的书家；一个热情洋溢、词语潇洒、追求意境的诗人；一个为人方正、胸怀豁达、乐于助人的朋友。读了他的

南窗偶记

许多文章之后，才晓得他的杂文随笔竟写得这样好，那直面人生的情怀与正气充溢在字里行间，文字的深刻，手法的老练也是一流的。《南窗偶记》的出版可喜可贺，它给深圳文坛带来了一缕清风，增添了一道风景。我不禁感叹道：深圳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尽管有些人是锋芒毕露、一览无余地展示出自己的“名牌”绝活、能力才华，以“腹中藏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之雄心，策高足，据要津，但还有相当多的人是藏而不露，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适时适地适当地露出自己的蕴藏。我的朋友方斌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杂文随笔，总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话，所维护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反对的是危害两个文明建设、危害世道人心的腐朽邪恶和社会的不正之风，爱其所爱，憎其所憎，胸怀坦荡，态度鲜明，文有棱角，笔带锋芒。正是这种针砭时弊、维护真理、弘扬正气的战斗性，使人读了如饮醇醪，痛快淋漓。比如《“廉石”流劳》，针对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现象指出：“在经济条件下，那些手握权钱的‘官员’，贪污受贿的机会很多，一念之差，可成千古恨。”“历来是为贪而身败名裂，为廉而千古流劳。孰为耻，孰为节，还是顾及些才好。”对时下的贪官们当头棒喝，敲响警钟。《莫到琼楼最上层》说“深圳富人多，怪事亦多”，“有人身上的一条皮带竟达三千多元；有人用几千元买瓶法国高级香水送给情妇。”针对这种挥金如土，类似西晋时石崇之流的夸富、斗富现象，作者力倡俭朴，并劝告人们“富了多想到穷的，让有余的钱去造福人类，造福子孙，积德行善”，行仁义之举。否则享福过了头，就会乐极生悲，被难填的欲壑吞噬。这对成天追逐钱财，享乐而处于昏昏然的富人，无疑是一副

很好的清凉剂。诸如《并非杞人忧天》、《时髦这玩意》、《归来兮公德心》、《书品与人品》、《称“王”说》等等，大都是近年来发表在各种报刊杂志上，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的好文章。

其次，方斌先生的杂文随笔表现出观察问题时眼光的敏锐和分析问题时思想的深刻。杂文，一般说来体制短小。正因其体制短小，运用起来也就十分灵活。但它的针对性很强，火力集中，所以鲁迅称它“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瞿秋白说“它的特点是更直接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对现实不敏感、缺乏思想卓见的作者，永远不能成为一个杂文家。方斌先生的杂文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他的老到和功力。作者善于在人们习以为常、看得麻木的现象中，敏感地发现问题、捕捉问题，分析问题并把问题严峻地提到人们面前。比如《归来兮功德心》一文中，作者把时下人们触目皆是，只考虑自己，不顾他人的种种社会现象集中起来，与五十年代人们“尊老敬贤、怜贫惜幼，争做好事”的社会道德风尚进行对比，沉痛地感叹道：“没想到九十年代，物质享受多了，生活水平提高而人的公德心却淡化了。”并进而指出：“公德心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和灵魂”，“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相当部分体现在每个公民的公德心上”，“倘若无视现实，虽然经济搞上去了，而文明则垮掉了，下一世纪将无法弥补，将为祸于后世子孙。”于是作者大声疾呼：“归来兮，公德心！”在《并非杞人忧天》一文中，作者对目前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小皇帝”现象，敏锐地感到这些“小皇帝”被宠坏了，宠得五谷不辨，好坏不分，真假不识，“幼小的心灵慢慢在蜕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他尖锐

地指出：“目前这种现状，如不引起父母们的重视，而仍然麻木不仁，则可能出现西方一些预言家预言的‘中国的下一代可能垮掉’，……此语绝非危言耸听。”凡此种种，作者无不以锐利的目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思想魅力，透过人们熟视无睹、麻木的社会现象，把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到人们的面前，在入理的分析 and 准确的判断中，引起人们的深思和警觉。

在这里，感受生活的敏锐和认识社会的深刻，都同时水乳交融地统一体现在作者的文章中。作者在对纷纭复杂、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敏锐观察的同时，迅捷地把握住了事物的底蕴和本质，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一种可贵的能力，也是作为杂文家的一种专业素养。这也有力地证明：没有观察社会的锐利目光，没有分析问题的深刻思想，没有判断事物的真知灼见，要想写出好的杂文是不可能的。

最后，方斌先生的杂文随笔写作技巧娴熟，富有表现力。众所周知，杂文与随笔是一种思想性、战斗性、知识性很强的艺术，他特别要求一定的艺术形式去适应和表达其思想内容。尽管杂文随笔也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文无定法，但它又具有与一般文学作品明显不同的独特韵味和格调。著名杂文家徐懋庸曾经这样描述杂文的一般艺术风格：杂文带有一种“群众街谈巷议的特点”，而且“总是随随便便，自自然然的；生动泼辣，不拘规范的；嬉笑怒骂，很少顾虑的。”方斌先生的杂文就是这种“街谈巷议”式的文字，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一气呵成，生动酣畅，痛快淋漓。关键之处，挖掘点化，正言厉色，冷嘲热讽，入木三分。

作者的文章还有他独特的风格：

第一、气象宏阔。作者立论为文，无不出于惩恶扬善、度人济世的公心，襟怀坦白，眼光远大，具有孟子所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气概，字里行间充溢着以道义为本的浩然正气。这种宏阔的气象也表现在他对古今中外知识的把握运用上，为了议论是非，说明问题，他在古今中外知识宝库中随意撷取，顺手拈来，不论是典故、诗词、曲令、对联、民谣、俚谚、格言、警句，他都广收博采，尽情吸纳，而且恰到好处，轻重适度地和他的议论文字融合一处，浑然一体，大大地增强了他文章的深度和厚度，颇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大气和底气。作者在《杂文贵“杂”》一文中就说过，杂文“讲求一个‘杂’字”，“杂取天地万事万物，入我胸中，抒我怀抱。”可见“杂”、博，是作者一向的刻意追求。

第二、激情洋溢。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杂文艺术也不例外。而且更容易、更直接、更充分地表露作者的感情。方斌先生的文章在这一方面的特色在于不是一般地流露自己的感情，不是平和地表达自己的爱憎，而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热切真挚的激情，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仗义执言之情。比如《假如给维纳斯安上手臂》，对社会上以“完美”的面目出现的丑恶事物大加挞伐，《称“王”说》对艺术领域中以“草头王”自居的霸道行为极力鞭笞，《书品和人品》揭露“连基本功都未掌握”的假书家的投机行为，等等，无一不是作者面对时弊在心中涌动的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嫉恶如仇的正义精神交汇成奏鸣曲时飞扬起来的激情的音符。

南窗偶记

此外，方赋先生的文章还有其气势美和形象美。气势美产生于作者汹涌的激情、严密的逻辑和畅达的语言。形象美得益于作者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事物的熟悉了解及其准确勾画，得益于恰切的比喻的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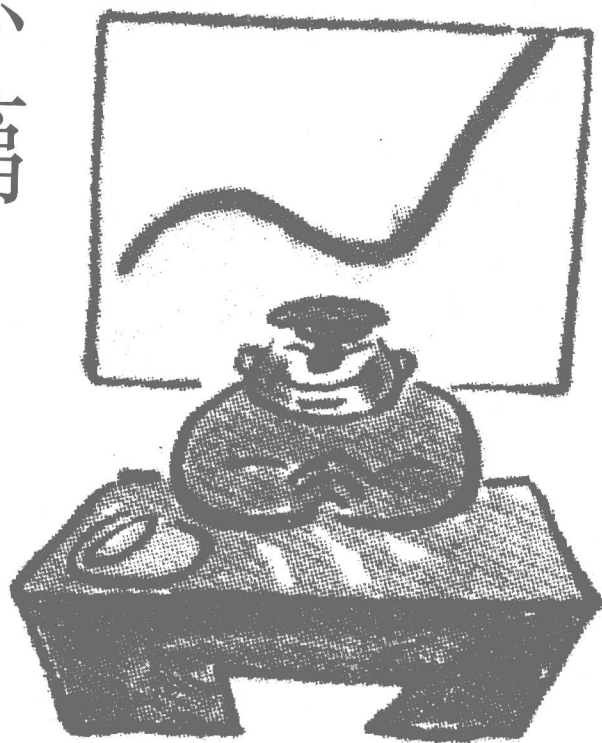
总之，读方赋先生的杂文随笔，除了读出方赋先生其人的方正、耿直、儒雅、仁爱，充满理想主义、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关怀的性格、气质、神采、风貌之外，我们还读出了轻松和愉快，获得了醇厚的美感。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日

于深圳景田北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

忧患篇



称“王”说

中国人受儒、道、佛三教影响，素有谦恭儒雅、礼贤下士的风度，古称“礼义之邦”，这是国人很可以引为自傲的。但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譬如《水浒》中的梁山泊好汉，就不买孔孟“君君臣臣”那一套，自己干脆占山为王，这本是出于无奈，不得已的事。老百姓认为那 108 单好汉反贪官、杀恶霸，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每人身上都有一手“绝招”，倒是名副其实的，那个王是称得对的。人到了没法治，还怕当草寇？至于后来结局如何，已不是本文的话题。

自从陈胜、吴广、宋江等人的王旗一树，称王的风气